

「這麼晚了還在看劇本？你也太拼命了吧ミツ。」

「哇啊！」盤腿坐在地上的三月被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大跳，抬頭一看才發現倚在門邊的人是大和，手裡還拿著未開罐的啤酒瓶，「大和さん，進別人房間請先敲門啦！真是的……我只是覺得總有些地方怪怪的，有點抓不到感覺。過幾天就要開拍了，至少不能給工作人員添麻煩，要好好努力才行！」

「抱歉啦，半夜想喝個啤酒，看到燈亮著就過來看看。」看著反覆翻閱劇本的三月十分專注的模樣，大和猶豫片刻後還是開了口：「邪惡的大魔王需要天使的幫忙嗎？」

「不是我要說啊大和さん，聽你說自己是天使什麼的，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勁……」半開玩笑的吐槽只獲得了「哥哥我也不習慣啊這可是第一次演天使欸」的回應，三月重新整理好表情一本正經地向人討教：「大和さん應該很擅長魔王這種壞人角色吧，有什麼訣竅嗎？」

「據說很擅長這種角色」的大和聳聳肩，默默帶上門跟著盤腿坐下，一邊單手開啤酒一邊問道：「不如先說說你想像中的壞人怎麼樣？」唉，由自己來解釋這種東西也太折磨人了吧……

「這個嘛……像月雲那樣的人吧，自我中心又不懂愛！」沉思過後的三月握拳得出結論，惹得大和尷尬地擦了擦不存在的汗，「啊，那種壞和這種壞有一點差距啦。我是說你覺得劇本裡的魔王是怎麼樣的人？」

「嗯……前期的蘇摩司還比較好理解，只是單純的作惡而已，但是越到後面我就越來越迷惘了啊……」

「壞人雖然被劇本定義成壞人，但壞人也會有自己想要的東西，只是追求目標的手法跟好人不一樣——朝著這種方向思考看看？」

「想要的東西嗎？」三月那副幾乎可以稱之為「可愛」的皺眉表情總會讓人特別有罪惡感，大和仰首又喝了一口啤酒，靜靜聽著三月的自我推敲，「我覺得毀滅世界比較像是陸想做的事情，魔王只是幫他實現而已，到後來又好像是為了跟天使作對才這麼做……唉，比起當壞人，我比較沒辦法瞭解魔王對天使的感情啊……」

他們同時嘆了口氣，對比三月愁眉苦臉的模樣，大和的確是把魔王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但要用什麼方法解釋，才能讓人明白那種複雜又矛盾的情感，看起來也是一大難題呢。「你是在說魔王要求天使折斷翅膀，卻又在天使真的動手時阻止他的橋段吧？」

三月一臉複雜地點點頭：「是啊！雖然這種作法很混帳，不過魔王如果愛著天使，一般來說不是該把他綁在身邊、用世界威脅他，讓天使不能離開自己嗎？換句話說就是『我即使得不到你的心也要得到你的人』？」

「咳、」默默地把所有吐槽憋在心裡，大和嘗試從自己理解的角度切入三月的盲點，「如果是天使，他會為了世界辜負他愛的人；但換成魔王的話，就會為了他愛的人辜負全世界……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像可以理解，又好像不太理解……」滿頭問號的三月再度陷入思考，「魔王是愛著天使的話，他就會為了天使辜負全世界？所以魔王是因為天使不愛他而生氣嗎？感覺又不太像啊……對我來說，對方不重視自己的話才會讓我更生氣！」

「唔……如果大和さん你是天使的話，你會怎麼做呢？」

「呃、如果我是天使的話？哥哥我不是很擅長這種角色啊……」

三月突如其來的提問像是捧到眼前的潘朵拉盒子，讓大和猶豫著是否應該打開它——他總不能把一整個夜晚都浪費在拐彎抹角的解釋上，可是為什麼、偏偏要由自己來當那個引誘天使墮落的魔王？「雖然內心會有掙扎，我還是會選擇折斷翅膀吧？對方都說那是他的條件了……不過我覺得惡魔真正想要的，並不是天使的翅膀。」

「咦？」

「如果是真心愛著對方的話……誰都不會希望經由自己的手讓喜歡的人失去自由，淪為不得不關在囚籠中嬌養的金絲雀吧。」大和垂下眸子不去看三月的表情，「那種任由獨佔慾超過一切，罔顧對方意願的『愛』，怎麼能稱之為愛呢？」他明明也清楚這個道理，為什麼還是無法擺脫自己的私心，偏要難看至極地負隅頑抗到最後一刻，才肯將魔王內心的汙穢剖開來攤在陽光底下，任由純潔的天使觸碰、沾染、直到墮落？

今天的啤酒似乎一點用都沒有啊……二階堂大和閉上眼睛，捏了捏鼻墊壓出的紅痕。如果可以的話，他一點都不想讓三月了解這種情感；但是看到三月糾結困擾的苦思模樣，他就忍不住伸手去碰觸那個潘朵拉的盒子，只要輕輕打開盒蓋，就能看見所有人性的黑暗面一湧而出——那不就是他要的解答嗎？

「原來是這樣啊！所以魔王是真心愛著天使，才不願意讓天使自折羽翼！」三月恍然大悟的聲音近在咫尺，「那一開始就不該提出這種要求嘛，真是彆扭的人。」

大和覺得自己就像是站在一面鏡子前，被迫看著赤裸裸的、毫無遮掩的自己，他還必須睜大了眼睛去直視那面鏡子，沒有任何逃避的餘地，「是啊，真是彆扭的人，只要坦白說出真心話就好了，他可是魔王欸。」為什麼不能直率地開口呢？為什麼不能任性地要求呢？魔王是愛著天使沒錯，但這齣劇終究只會是一齣悲劇，僅此而已……

「所以你找到對的感覺了嗎？」

「應該吧？我覺得已經沒有卡住的地方了，我們乾脆現在來試試看吧！」三月重新讀過一遍劇本，信心滿滿地將目光投了過來，耀眼地如同驕陽高照，讓所有嚮往光明的黑暗都無所遁形。

幸好三月什麼都還不知道——無論是他喜歡三月的事情，還是三月也喜歡他的事。大和努力讓自己露出一如往常的微笑，「那我就捨命陪君子囉。」



第41場 內景。蘇摩司佔據的教堂 — 日

米拉推開教堂厚重的木門，走向魔王的王座。

蘇摩司臉上象徵世界終結倒數的術式咒文變紅了三分之一。

他睜開眼、皺眉。

蘇摩司：

不是跟你說過很多次了，把門關上。

米拉目不轉睛地盯著魔王臉上的咒文，身後的門被一陣風緩緩吹動、關上。

米拉：

(語速緩慢)

.....你還是不願意住手嗎？

米拉收起為了關門而煽動的翅膀。

蘇摩司：

陸(七瀨陸飾)一天到晚在魔界搞破壞，我只是跟他交換條件。

說到底，如果不是人類拆散他們兄弟、讓他懷著怨恨死去，

他又怎麼會變成惡魔來擾我魔界清閒啊？

米拉:

你的意願呢?只是為了一個惡魔的願望嗎?

蘇摩司:

(輕笑一聲)

我可是魔王,毀滅世界需要理由嗎?

米拉:

魔王、魔界.....一直以來三界也處得很穩定吧。

我不認為你會為了區區一個新生惡魔大費周章。

是不是有什麼隱情、或許我.....

蘇摩司:

(打斷)

伊(和泉一織飾)每天都來跟我投訴派對被破壞、

壞了他勾搭新生惡魔的興致,

我可是被他們煩得要死!誰想知道這些事啊!

米拉:

我可以幫陸找到他的兄弟,天使能感知到神創造的每個孩子,

我的劍會為他找回正義、消除他的執念,這樣一來——

蘇摩司:

(再次打斷)

天使、你不需要管其他惡魔的事。

遵循你的職責，你該面對的人是魔王我，不是嗎？

蘇摩司起身走向米拉，抽出他腰間的聖劍，將劍遞到他面前。

蘇摩司：

舉起你的劍，打敗我.....

蘇摩司抓住自己左胸口的衣物，露出笑容。

蘇摩司：

（語速緩慢）

得到魔王的心臟、拯救世界
——這不就是你想要的嗎？

米拉瞪著魔王不說話。

蘇摩司將劍橫在兩人之間，笑容逐漸僵硬。

米拉看了劍一眼、又看向蘇摩司，搶過他手中的劍，轉身以劍氣劃破遮擋陽光的厚重窗簾。

光芒灑落，蘇摩司站在陽光無法觸及的邊緣，依舊身處陰影之中。

米拉：

我不知道你為何欺騙自己.....

我始終認為神創造的每個孩子都是應該被擁抱的。

米拉張開翅膀，翅膀的影子籠罩兩人，他將雙手交疊在胸口上。

米拉：

如果不介意，請讓我用我的羽翼溫暖你吧。

請你.....

米拉的翅膀往前環繞。

米拉：

別露出這麼悲傷的表情.....

蘇摩司往後蹬跳一步、避開了天使的羽翼。

蘇摩司：

.....你該慶幸你的力量不足以與我匹敵，

否則我會將此視為你對我的宣戰。

米拉收回翅膀，握緊手中的劍呈防衛姿勢。

蘇摩司：

你想知道我的意願嗎？

他冷笑一聲，睜起轉變成紅色的眼睛。

蘇摩司：

世界將要毀滅，業火焚後、塵埃落定。

所有人將在灰燼中沉寂——

你說，天使會不會為了拯救愚民，

而自斷羽翼、甘願墜地呢？

米拉瞪大雙眼，將劍指向魔王，手微微顫抖。

蘇摩司板著臉看著米拉。

米拉失力垂下劍尖，丟下聖劍，鐵器撞擊地面發出巨大的聲響。

他將手伸向了潔白的翅膀。

蘇摩司咬牙衝向前，抓住米拉的衣領，用力地一掌搥在他臉上。



「みっきー不可以——哇啊！！！」門口傳來的巨大叫聲讓兩人都回過神來，轉頭一看才發現其他團員趴在地上摔成了一片，幾人七嘴八舌的吵鬧聲打散了房間內一度緊繃的氣氛。

「環！你叫得太大聲了啦！我被你嚇到心臟差點要跳出來了！」

「我只是想叫みっきー不要打ヤマさん嘛！剛剛的空氣有夠可怕的欸！」

「就連我也以為三月さん真的要打下去了……」

「這種張力可真是不得了，你已經漸入佳境了喔，ミツキ。」

「比起這些……你們幾位，可不可以先從我身上起來？」

「一織！你有沒有怎麼樣？」護弟心切的三月朝著門口直奔而去，將天使與魔王錯綜複雜的關係全拋在腦後。大和只好放下手中的劇本無奈一晒，在心中反覆咀嚼ナギ的稱讚，他心知肚明這是好事，卻只發現自己滿懷著憂心忡忡的焦慮。

看著三月對著台下觀眾打趣團員的模樣，大和深深吸了一口氣，仔細藏好矛盾複雜的表情——用一個閉眼的時間收拾好所有情緒，早就是他習以為常的事情了。像這種讓人糾結不已的回憶，果然還是不要想起來比較好吧？